

書叢小學科會社

學哲史歷的德孔

著之謙朱



行發館書印務商

社會科學小叢書

朱謙之著

孔德的歷史哲學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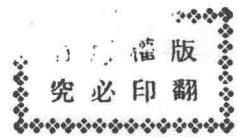
滬

◆ (21228.1)

社會科學
小叢書
孔德的歷史哲學 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朱謙之

發行人 王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埠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徐壽齡)

目錄

第一章 孔德歷史哲學的先導	一
---------------------	---

(A) 韋柯

(B) 杜爾閣

(C) 孔道塞

(D) 聖西門

第二章 歷史哲學的基本概念	二七
---------------------	----

實證主義——科學的分類——孔德之實證的研究法——作為社會動學的歷史哲學

第三章 知識史觀	四八
----------------	----

早期論文中所見之三階段說——實證哲學中所見之三階段說——實證政治學中所

見之三階段說

第四章 社會史觀	六二
----------------	----

社會進化之三階段——經濟時代——知識進化與社會進化的關係

第五章 孔德歷史哲學的影響

心理階段說的影響

——經濟階段說的影響

——孔德歷史哲學的批評

六八

參考要目

八五

孔德的歷史哲學

第一章 孔德歷史哲學的先導

法國歷史哲學史上有兩位孔德，一個是查理孔德（Charles Comte 1782-1857），是自然主義的元祖（the founder of Naturalism）；一個是奧古斯德·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是實證主義的元祖（the founder of Positivism）。前者曾著立法論（*Traité de Législation*, 4 vols., 1822-23），以地理的條件解釋歷史，他指出古代文化發生地如中國，波斯，阿剌伯之一部，埃及與中亞之地理的條件，但是佛林得（Flint）駁他，說理智，想像，情感，良知，以及意志之對於人類，是比氣候或土壤更為重要。環境雖可影響歷史，但是不能造成歷史；歷史是心靈的產物。（*Historical Philosophy in France*, p. 279）

實則查理孔德本為地理學派的先導作家在無數的同類著作中，不失為一部有價值的貢獻，不過不如奧古斯德·孔德那樣重要罷了。

奧古斯德·孔德和查理孔德不同之點，即在他應用了心理學的方法來解釋歷史，其詳細的內容，讓我以後再說，現在所應特別注意的，就是奧古斯德·孔德的思想，也是有所本的。

我們只要注意一下他在一八四二年爲實證哲學最後一冊所作的個人的跋，和哥爾德（E. T. Goud）所作的孔德傳（Auguste Comte）我們便容易明白孔德思想所受下面各思想家的影響。

第一是孟德斯鳩（Montesquieu）孔德從一八一四年旅行巴黎，一生卽住於此，當時巴黎如伏爾泰（Voltaire），盧梭（Rousseau），狄德羅（Diderot）等革命思想尙深入人心，而孟德斯鳩的法意，尤爲孔德所愛讀。在他實證哲學下冊第二章（頁43）他說：

「這本著作所以成功，是因著者將政治現象都看做服從自然法則這一點。『法則』這個概念的意義，直到人類知識已經習慣於實證的研究時，纔有意義。這種革新在一世紀前，由笛加兒（Descartes），伽里列（Galilei）或喀伯勒（Kepler）的著作，因受牛頓（Newton）有力的刺激之下，來從事科學的進步的。孟德斯鳩繼續這種思想，很快地把他擴大來講政治的諸現象，真是很可驚異的事實。」

由這一段孔德的好評，可見那提倡「三階段法則」的孔德，是很受孟德斯鳩的影響了。

第二是孔道塞（Condorcet）孔德從十八歲（1816？）由鄉間再到巴黎時，卽特別對於哲學及史學感着興趣，孟德斯鳩的法意以外，尤其是孔道塞的人類精神進步史綱（*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爲當時他最愛讀的書。他最欽佩孔道塞，自己告白過，孔道塞是他自己知識上的父親。又在實證哲學下冊第二章（頁46—47）對

於孔道塞的批評，說『從他纔開始介紹社會進步之科學的意義』。但他也不是完全承受孔道塞學說的，只說歷史的研究方法上得孔道塞的許多益處，關於各個歷史現象的解釋，他們的見解不同是不消說的了。此外對孔德有影響的學者，尚有休謨（David Hume）及饒伯孫（Wm. Robertson），尤其饒伯孫所著查理五世史（History of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Charles the Fifth）使他知道進化論的思想與歷史法則的存在。

第三是聖西門（Saint-Simon）孔德關心史學，不但對於人類過去的歷史頗饒興味，同時對於人類社會的現在狀態，也有研究的熱心。尤其他看見拿破崙戰爭以後法國的社會狀態，不勝痛惜感慨，一八一七年二月寄給親友的一封信，其中一節很憤慨地說：

『巴黎現在捲入貧困中了，麵包價錢抬得很高，還是不夠喫，只要出門一步，便到處充滿着無食無職的失業者的呼聲，而在這樣大多數國民窮到極點的時候，一方面仍極度奢侈地過生活，這是多麼討厭呀！……跳舞不是現在比從前還要流行嗎……？』

孔德和當時法蘭西狂熱的社會改革論者聖西門相識就在這個時候。孔德一八一八年以後數年間師事聖西門，關於他們倆在學問上的相互影響如何，此處不能十分明白記載，但是孔德對於社會狀態的不滿，是依與聖西門結交而越發強烈起來，這是事實。他在那時候寫信給一位朋友說：

『吾友！我們所愛的坦白而可尊敬的勞動階級，是被優越者壓迫榨取着了。勞動者勤勞的

結果，應該全然歸屬於勞動者。……那扶養主人無恥的奢華，卑鄙的怠惰之狀態，應該廢絕。現在對於無用人們爲有利的社會組織，應該改革爲專於有用的人們爲有利纔好，這一點就是我們的義務了。」

他在這個時候，在聖西門的機關雜誌組織者（*Organisation*）裏面，發表一篇論文，大要述及中世時代「精神的權力」與「世俗的權力」分開，此兩者現在各有其進步趨勢，前者脫却神學的色彩而爲科學的社會理論，後者傾向世界平和，且具體化於滿足勞動要求的工業組織之中，這種意見以後更爲發展，成爲孔德有名之歷史階段說。

一八二二年五月他又發表第二論文，論文的中心思想，大意是說，過去的信仰已經破壞，人類的物質生活，現在要求新的指導，因此他便提出很有名的人類進步的三階段法則。簡單說來，就是認人類歷史須經過三個階段，第一神學的階段，一切社會現象都看作神所造作的時期，這時奴隸主義與軍國主義甚爲發達。第二形而上學的階段，這個時候，對於戰爭比較的重產業，對於信仰，批評之風很盛，一切社會現象均看作抽象的形而上學的本能作用。第三實證的階段，是支配於過去經驗所成之科學的意見之時期。實證的政治即真正科學的政治，亦實施於此時。孔德因這些論文，遂一躍而得第一流歷史哲學家的名號，而他和聖西門的決裂，亦正在此時。

由上所述，可見孔德思想的重要背景，可考者已有孟德斯鳩，康道塞和聖西門諸人，而這

幾位學者在法國歷史哲學史上本爲有數的人物，而且都是對於『三階段的法則』有一些貢獻的。此外還有意大利的韋柯（G. B. Vico）在一七二五年出版的國民通性底新科學原理（Principi di una Scienza Nuova intesa alla comune natura della nazione, etc.）和杜爾閣（A. R. J. Turgot）關於世界史的論文，雖然孔德自己未曾說到受他們的影響，但歷史哲學史家的如佛林得，布雷（Bury）均認其爲孔德歷史哲學的先導，所以在我沒有述及孔德的歷史哲學以前，對於這幾位孔德先導者的學說，應該加以研究一下：

（A）韋柯（1668—1744）

意大利人柯森狄尼（Cosentini）在一八八九年著社會學與韋柯，說科學的社會學元祖，是韋柯不是孔德，這句話固不免發生疑問，却是韋柯所著國民通性底新科學原理（一七二五年出版三〇年改訂第二板）實際即是歷史哲學，爲近世社會學史觀所本。

韋柯的歷史哲學，不但爲社會史觀派所注意，唯物史觀派亦加以注意。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篇第十三節小註會評韋柯，說他是立於『人類歷史由於人類自身造成的理解』這個主張上面。馬克思的女婿拉發格（Paul Lafargue）著正義，神，靈的唯物史觀第一章第三節即專論韋柯的歷史法則，可見影響之大了。

韋柯的新科學原理最大的貢獻，在承認人類歷史爲人類自身所做成的發展史，換句話說，就是人間性的歷史（istoria dell' umanità）即將歷史之一切事實，還原於人類之本性上，因

之從此觀念的歷史，導出關於國家之本質的原理。即由人類之本性上發生習慣，從習慣上發生統治的形式，從統治的形式發生法律，從法律發生市民的風尚（*sobiti*），從市民風尚，發生國民之公共的事象。所以道德，政治及法律即為歷史之真的要素。現在試將其歷史哲學述之如下：

（1）歷史的心理主義 依韋柯的見解，人性一方面『是到處相同』一方面『為不能不變的東西』。由前者可以看出形式的一致，由後者可以看出發達之連續的觀念。由他看來，在歷史的過程上，實有自然而必然之連絡，造出歷史的推移之必然性。但是這種連絡，可以說就是人類精神之發達，是以人類之自由意志，人類之必然的需要，即以一切民族國民共通之『普通心理』（*Gen Commune*）為標準的。韋柯是一個民族心理學的先驅者，所以常常應用民族心理學的材料，來解決其歷史哲學的問題，而其民族心理學的觀察，也不過為其歷史哲學之特殊的一部門。（民族心理學之成一獨立科學，乃在其後）由這一點，可見他是一個歷史的心理主義者無疑了。

（2）歷史的階段說 韋柯歷史發展階段的理論，雖不很明瞭，如有時分做『神的時代，英雄的時代，人類的時代』，或說『從感覺的知識，到想像的知識，最後纔到概念的知識』，或說『神權制，貴族的共和制，民衆自由的共和制，君主制底發展。』有時也說『詩的智慧，形而上學的智慧，物理的智慧底階段。』或是說『從需要到有益，更經便利——快適——奢侈——頹廢

底感情發展』。(關於韋柯階段理論的研究，可看佛林得所著韋柯 (Vico) 一書頁 3, 213—214) 但從大體看，仍可看出以下兩點：

(1) 以人類知識發達爲本位之歷史觀；

(2) 對於三階段的法則，略示了一個大概。

韋柯探求世界史的法則，即從各國民共通性質之把握，因而達到永遠的理念的歷史。而此永遠之理念的歷史，最重要的是可以分做三個階段：

第一 神的時代；

第二 英雄的時代；

第三 人類的時代

神的時代，乃是人類文化生活的發端，最初野蠻一般的原始人，本能地衝動地生活着，無所謂文化，無所謂精神生活，有的祇是粗野之自然力而已。但如何從此發生文化的生活呢？韋柯的答案是由於恐怖，在洪水之後，世界逐漸乾燥，常有猛烈雷電，使野蠻之原始人發生恐怖，覺着天之偉大與天怒之可畏可敬，因而感着超自然之神之必要，由敬畏懼之念遂生羞恥之心，脫却獸性生活，肉體衝動的本能的自我，在愛與秩序之下開始經營家族，氏族的生活。由此可見社會文化的生活之起源，實由於畏神之宗教意識，由此發生家族生活支配一切的階段，發生家長制度。家長族長同時管理祭祀與政務，在此「父，君，僧合一」，而實行神意統治，

由神之啓示決定一切。此時心物之分別不明，神成爲有形之具體存在，而尚未達到抽象的思維的『神』的程度。

第二爲英雄的時代。在神的時代即家族的民族的社會以後，因進步的家族與不進步的家族，強者的氏族與弱者的氏族發生鬥爭，征服，因而現出不平等與階級的對立，這就開始了英雄時代。此時開拓土地驅逐毒蛇猛獸，經營農業，以好戰的，冒險精神從事掠奪，狩獵，競技與遠征，虐待奴隸，提高父權，婦女，兒童的地位極低。言語漸漸發達，喜用比喻，詩人與神學者尚未分家，類型的性格因個人而表現，英雄詩發生，法律逐漸明確，貴族與平民的對立，主人與奴隸的關係，土地所有權的問題，婚姻權，立法權等問題，均可見階級的對立，以政治的形態說，爲貴族政治。以文化的階段說，爲詩歌的時代。若以神的時代爲少年心理的階段，則此英雄時代實爲青年心理的階段。此兩時代均爲人生之成長期，文化之創造期，富於生氣，爲極生動活潑之欲望，情感，能力之縱橫發揮的時代。韋柯最着力研究，最有興味的即此兩時代中所具有之一種浪漫情調的生活狀態。

第三爲人類的時代。神話傳說時代入於所謂歷史時代，韋柯叫做人類的時代。此時已經不是那詩的想像的，情熱爆發的創造力底時代。英雄時代之階級鬥爭，結果進於民主的國民共和政治，最後更進於王政的形式。言語文字更爲明確精密，法制，風俗也更趨複雜，神話是忘却了，宗教合理化而爲道德，理智造成了所謂哲學，一切均進於思維的，反省的階段，雖缺乏

天才之生動，而更近於切實的生活。這是所謂壯年，老年之心理時代。

由上神，英雄，與人類之三階段，韋柯以爲這就是造成『一切國民隨時間而經過了發生，進步，完成，沒落，滅亡之所謂永遠理念的歷史』。歷史考察的範圍延及於東方各國與新大陸，但是爲其歷史中樞者，却是古代希臘與羅馬的歷史，就中尤其應該注意羅馬。韋柯之特殊的世界史觀，即是『新科學原理』之基礎，可以說即是羅馬的歷史，這是第一點可以注意的。

（一）歷史的循環說 這有就是韋柯歷史哲學中之一循環論了。韋柯之歷史的過程，實以希臘，羅馬的歷史爲終結。所謂中世以後以至當代，則爲第二之過程。中世以日耳曼人之原始的神的時代開始，經過英雄與詩歌之貴族與封建制度的階段，與好戰之英雄的時代，到了近代則爲詩歌與想像力之缺乏，而爲論理的數學的，笛卡兒（Descartes）一流之思維的時代；但丁（Dante）與比荷馬（Homer）十字軍好比希波戰爭，法蘭西語之風行一時，辭書文化之發達，亦與希臘之末期相似，髣髴即爲合理的，民主的，王政的人類時代之完成期。我們在這裏，可以想像韋柯自己所帶幾分悲觀的生活和性格，與意大利沒落的當時情狀。但是依韋柯的說法，則在此第一過程與第二過程之中，却是一氣貫通繼續下去的。好比不死之鳥一樣，是一種循環。却是這種循環，韋柯又以爲和波里比阿（Polybius）等非科學的說法不同，而有更充分的根據的。因爲這種循環，不止於循環而已，他是一種螺旋式的運動，時時有其新的內容與形式的。

總而言之，韋柯所著國民通性底新科學原理一書是以歷史的具體的『事實』為基礎，而努力探求其真理即是法則，所以這種貢獻，可以說完全是一種『歷史哲學』。雖然這種歷史哲學歸結於『圓環的發展』，帶着很濃厚的天主教的，浪漫主義的色彩，却是就其將新科學原理建立於「事實」與「真理」之二重性上面來說，其根本態度，可以說是接近於實證科學的。又如其神話研究，言語研究，與古代中世之研究，或其人類觀與階級鬥爭觀等均不能不說時代的產兒，為孔德歷史哲學所本，怪不得布勒萃（Bressier）與克洛色（Crosby）等均極加稱道，而我們至今研究社會學的歷史觀，也不得不首數及這位十七至十八世紀初期之韋柯了。

（B）杜爾開（1727—1781）

杜爾開在法國大革命前，曾任二十年法政府之財政部長，在經濟學上是屬於重農學派的領袖，又為百科全書執筆之一人。在歷史哲學上，他又實證哲學元祖孔德之先驅者，在東西文化交通史上，我們曾記起他和中國兩青年學者高類思與楊德望發生關係。

現在所提出研究的，是杜爾開和實證哲學元祖孔德之三階段法則的關係。（參照佛林得所著 *Historical Philosophy in France*, 1894. New York. 頁 280—289）布雷斯所著 "The Idea of Progress: An inquiry into its Origin and Growth" 1924, p. 157. (Stapleins: Life and Writings of Turgot.)

杜爾開在二十三歲時候，曾計劃寫成關於世界史的論文，使他在歷史哲學史上佔着很光榮

的地位。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祇是一七五〇年他在索爾蓬（Sorbonne）大學所成之二講義，（Discourses at the Sorbonne）即他全部計劃之一部，由此可以看出他歷史哲學的大意，是怎樣想說明人類進步的觀念的。進步的觀念，他認為就是歷史解釋中最重要之原理，他把世界史看作「大全體」，雖然有時進步得緩慢，但是很確實地相互交替着平和與紛亂的時代，而向着較大較完全的方面前進。但在這裏促進人類全體進步的原因是什麼呢？杜爾閣雖曾領略孟德斯鳩法意中地理史觀的見解，但其意思却和孟氏不同。依他意思，歷史進步的決定原因，第一是人類的性質——情熱與理性，第二纔是環境——地理與氣候。杜爾閣批評孟德斯鳩關於氣候的推論，以為將外的原因來說明我們的精神和性格，這是研究法上之一大錯誤，而真正科學發展之研究，則非以心理學為基礎不可。布雷說及杜爾閣雖然不曾論及自由意志的問題，但他所說歷史上之因果的連續，並不排斥『偉人之自由行動』，他以世界史為一大全體，歷史的生活，恰似個人似的可看出有機的統一性的。雖則有時現出停滯的現象，所謂積廢時代，却是這不過表顯的情形而已，實際歷史是常常繼續向着幸福的時代走的。在這個有廢體中，雖然其中所含各單位，不能以同一步調前進，但這只是因為自然所給與人類的才能不平等的原由。才能以外還有環境的關係，有的才能因環境優良而特別發達，有的斷送於不良的環境之下，各國民步驟之不能平等，實因為環境之無窮變化的結果，而歷史之無限的繼續期中，此種不平等是總會消滅的。

但是人類社會的發達，不是受人類理性支配的，人類並非自覺地以一般的幸福爲他們行動的目的，人類是支配於熱情和野心的，是盲目的。爲什麼呢？因爲若果理性可以支配一切，便進步亦必停止。要是在理性支配之下；則爲防止戰爭使各國民繼續着孤立的狀況，各人種永遠使用着不同的言語，而分爲無數孤立之集團而生活，因之此一切集團思想之範圍，均局於一隅，科學藝術政治均行停滯；看不出進步的情形來。如中國的歷史，就是這種住民割據生活的結果之一好例，在那裏沒有什麼犯法不正的事情，但也沒有進步可言。

這種論斷是很難成立的，却是杜爾閣提出此種見解，他的真正目的，是想證明將來有一個時代，將騷動的危險的情熱，支配之於理性之力，而這個時代，就是世界歷史所向之而行的原動力。歷史固然是一種錯誤，狂亂，不幸的事實堆積，但是人類的錯誤和不幸實造成了，『進步』的觀念，『進步』是『和平』與『紛爭』的互相交替，所以在騷動而危險的『情熱』支配之下的時代以後，應該向着更大更完全的『平和』的理性時代，這在杜爾閣也是當然的結論了。

但是歷史上所見文化的停滯時期又怎樣去解釋呢？如中世紀之黑暗時代，依杜爾閣看來，這也是幸福時代的準備時期。杜爾閣對於歷史的見解，和伏爾泰全然不同，他說基督教亦爲文化之有力的原動力，而非如伏爾泰所說只是妨礙物而已。他用很有力的語句來敘述基督教的文化使命，與其倫理學說的崇高，贊美天主教會，以其能保存古代遺產並生出新鮮活潑的文化之